

撑拒背后的“和解”姿态 ——从《萧萧》看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

国家玮,王耕野^①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与其说沈从文小说表征着对现代性的“撑拒”形式,不如说其内部的复杂与歧义性使其获得了与现代性的“和解”姿态。文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萧萧》内部呈现出的多种面向进行解读,试图对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做出揭示。

【关键词】 沈从文; 萧萧; 撑拒; 和解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1-0093-03

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学者将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描述成对现代性的“撑拒”形式,然而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能指,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我们不能因为湘西系列小说在内容上与表征着都市文化的形象绝缘而轻易断言其必然是以“撑拒”的姿态抵抗现代性。笔者以为,文学作品在处理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时具有双重向度,即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因此,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与对历史裂隙的抚平或说反思,同样是构成现代性的重要因素。沈从文自己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1]这样的观点使对人性的关照成为他创作的母题,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找到这种对人的生命状态的痕迹;同时,他那种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则从另一个维度展开有意识的反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本文试图以小说文本《萧萧》为例,通过对其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对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做出揭示。

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事实:《萧萧》的结构是圆形的。在小说的开头,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

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故事推进的背后往往笼罩了一种心绪,犹豫感始终是小说中时隐时现的一种表意策略。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间流脉抚平,仿佛晴朗夏日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傧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姊妹洗碗碗重碗,姊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

“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来要萧萧,送到远处去也得有人,因此暂时就仍然在丈夫家住下。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先是丈夫不能同萧萧在一处,到后又仍然如月前情形,姊弟一般有说有笑的过日子了。……在等候主顾来看人,等到十二月,还没有人来,萧萧只好在这人家过年。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

【收稿日期】 2007-11-26

【作者简介】 国家玮(1983-),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①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2]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如果从更大的视域中审察,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我们的现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现代性的急进形式——以进化论为依据的革命;这显然与政治上的暴力革命达成呼应。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当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这显然已经超脱了以湘西小说达成“乡土谐趣”的范畴,在表面的诗化意境中蕴藏了对人的存在的诗性思考。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的共同特征,就会发现,类似“每……”、“照例……”、“必……”这样的句式经常被反复使用,这表征了一种“常态叙事”的风格,在沈从文那里,湘西生活常态往往具有人生的仪式感、轮回性。因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小说叙事结构上的封闭,更看到了情节安排上的轮回,这些看似并不用力的叙述其实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打磨而成,在淡薄而缓慢的叙事节奏中提示读者关注“常态”背后的东西。我们发现,这种“常态叙事”手法越到后来使用得就越多,到《边城》、《长河》这类带有风物志性质的作品中则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手法。

二

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暧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3]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出处痴了半天。”^[4]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吓,吓,吓,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

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已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更有意思的,这种带有反讽因素的表意策略在沈从文的叙事中带有更多面向。一方面,作为修辞与风格的反讽话语使得小说艺术一直处在生成状态之中,即通过对意义表层上的有意颠覆,使小说的意义图景更加不稳定;另一方面,沈从文的反讽既然是作为修辞风格而存在,又显得暧昧许多,他的反讽始终与抒情因素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有意思的“抒情—反讽”模式,他正是在这样的复杂模式背后表达其深刻的“伦理关怀”或说对现代性的反思。

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根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文化生态。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5]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虽然也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他的独异性在于,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而事实上,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展现湘西风物人情的同时,他不断的提示我们,静态的湘西世界并非是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它被世界抛弃,轮回在自生自灭中不能自拔,是一个充满讽刺的现代寓言。

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好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

显然,沈从文笔下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使他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中心主义的一元论思维范式,最终回归到历史的有待拆解的本真领域。他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用“撑拒”来描述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显然是一种误解,沈从文那些看似具有田园牧歌

的桃源风格似的小说并非单纯的封闭结构,而是以一种别样的“抒情—反讽”模式达成与现代性的和解。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水云集·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A].沈从文文集(第10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 [2] [3][4]沈从文.萧萧[A].沈从文小说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0-21.11.19.

Reconciliation behind the Confrontation

—A reaseach of modernity of Shen Congwen's Novels

GUO Jia - wei, WANG Geng - y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Shen congwen's work reveals "shoring - reject" form,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nal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of his work leads to a "reconciliation" gesture.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find the variety of interpretation of "Xiao Xiao".

Key words: Shen Cong - wen; the novel xiaoxiao; confrontation; reconciliation

(上接第86页)

- [11] 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A].林非论散文[C].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8.
- [12] 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A].王朝的前影[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13] 张春宁.关于“形散神不散”的是是非非[J].文艺评论,1999,(4).
- [14] 徐成森.散文本体论[J].散文,1994,(5).
- [15] [16] 邹乾湖.“形散神不散”新论[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1999,(2):18-21.
- [17] 方道.散文学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85.

On the Disputed Theory of Appearance - spirit of Prose

MA Han - qin, LIU Biao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loose appearance and not loose spirit" becomes a great bright point to the theory constriction of Chinese prose in the modern times and the present age. It began preading when it was raised. It may summarize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 of prose's appearance and spirit, which is natural and ingenious, free and meticulous, at will and sedulously strive, strolling about aimlessly and having originality. It's a notable peculiarity of prose.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appearance - spirit of oprose; loose appearance and not loose spirit; essence of prose